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兴兩朝聖政

編管
呂應
問

鹽法
一變

增入名儒講義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六

高宗皇帝十六

紹興四年九月丁未朔右奉議郎呂應問貸死除名化州編管先是朝議取宣諭官所劾贓吏樸最重者一人用 祖宗故事決之應問前知華亭縣與池州貴池縣丞黄大本皆繫獄刑部言應問犯自盜贓六十三匹大本犯枉法贓一百四十五匹比之應問數多乃令應問先次依法擬斷 戊申詔減淮浙鈔鹽錢每袋三千令諸場對支新舊鈔各半以戶部言榷貨入納遲細故也自渡江至今鹽法五變而 建炎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併支焉 壬

趙鼎
中理
張浚

子詔賜川陜荆襄都督府度牒二萬道紫衣師號各
二千五百道趙鼎將行上疏言　陛下建炎中遣
張浚出使川陜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
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
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之
者甚也大抵専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
其分謂爵賞可以茍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
士至於醵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
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且浚有罪臺
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
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

韓世忠乞恢復

張致遠言營田

甚者指爲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

癸丑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閤門宣贊舍人王繪以使事入對時敵人已定議出兵而朝廷未知也　甲寅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非計乞厲兵恢復　上謂大臣曰世忠爲國之忠甚切可降詔獎諭　乙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淮南營田四五年間不聞獲斗粟之用是必有不可行者今江北流寓之人失所者甚衆若委逐處守令誘之歸業應有照驗物產盡數給還仍根括荒地許人請佃隨其力之大小量給頃畝與爲永業十年勿問兼

祀明堂 僞齊以北兵入寇

營田而行之將見鄉聚相望阡陌相屬雞犬之聲相聞異時博糴其贏餘亦足以紓急闕而省轉餉頒吏詔羣臣商榷利便斷而行之詔戶工部相度申尚書省　辛酉合祀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乙丑僞齊以北兵來入寇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諜報擧朝震恐勸　上他幸議散百司趙鼎獨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　上用鼎計先是右僕射朱勝非因久雨乞行策免故事又以餘服爲請章十二上至是祀明堂畢勝非復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二事侍御史魏矼亦疏勝非五罪由是得請鼎之爲參預也嘗與諸將論防秋大計獨張俊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

決意親征　朱勝非罷　朱震乞營屯荊襄　問朱震易春秋

脘鼎曰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每日留身必陳用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寮爲之助至是決意親征留鼎不遣入蜀已有命相之意矣　庚午起復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勝非解官持餘服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荊襄都督府詳議官震言荊襄之間沿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古謂之祖中若選良將招集流亡務農重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卷河南此以逸待勞之道也詔送都督府時震始入見　上首問以易

論臺諫言宰相　金偽齊兵渡淮　趙鼎作相

春秋之旨震以所學對　上大善之　壬申輔臣進呈　上曰宰相有姦惡臺諫當言朕當施行若撫以小過使人無善去者誰肯作相耶趙鼎等對曰　陛下睿照如此臣鄰幸甚　金人及偽齊之兵分道渡淮知楚州樊序棄城去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府　癸酉知樞密院事趙鼎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初鼎奏稟朝辭　上曰卿豈可遠去當相卿付以今日大計制下朝士動色相慶　甲戌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為參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　上謂輔臣曰朕為　二聖在遠生靈久罹塗炭屈己請和而敵復

親征出於聖斷

孟庾留守

肆侵陵朕當親總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趙鼎曰
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
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　上因曰伐蔡之
功亦　憲宗能斷也故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
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　丁
丑參知政事孟庾為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司事
己卯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自鎮江復如揚州初
上聞敵騎渡淮再以御札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
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數舍

手詔賜韓世忠　臺諫請巵從工知人　趙鼎薦馬廣

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爲敵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 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 庚辰侍御史魏矼殿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諫趙霈以急速事乞同班入對許之既而矼等與吏部侍郎鄭滋等以 上親總六師皆乞巵從致遠又言今此敵敢深入謂我猶如向來不習戰爾若戎輅親征必伐敵謀 上曰此朕志也 知鎮江府沈晦乞促張俊統兵爲韓世忠之援趙鼎等稱晦議論激昂 上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爲人語甚壯膽志頗怯鼎因稱馬廣極有才可用

駕馭
諸將

嘗因苗傅事得罪然諸葛亮能用度外人區區庸蜀
遂致強霸 上曰齊小白能忘射鉤之讎而用管仲
朕豈不能用廣可令引見上殿示以恩信然後用之
彼必效死力以報朕沈與求曰 陛下駕馭諸將如
此何事不濟鼎對曰 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
幸甚 壬子直史館范冲奏錄白先臣祖禹供報國
史院問目上進又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降付史
館更憑衆議看定修立詔依奏並送史館
臣留正等曰史所以傳信而朱墨本各據所見自
以爲疑將何以取信哉以是益知人臣不可以有
黨有黨則不惟貽禍於一時其流弊未已也然而

趙鼎薦張浚　張杓平允

人有邪正事有信否辨其人之邪正審其事之信否思過半矣人之邪正固可以類見事之信否求之以當時之事實參之以故老與夫賢士大夫之所傳其幾歟范冲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更憑衆議看定其用心亦公矣是宜　太上皇帝之所聽從也

癸未福州居住張浚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趙鼎言浚可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命　甲申大理少卿張杓乞宮觀　上曰杓爲理官頗有平允之稱迩來有司率多觀望鍛鍊或至刑獄失當甚非朕

復用馬廣

趙鼎議親征

所以欽恤之意人命至重豈可忽擇其尤者當痛加懲艾大抵刑獄以明恕為先深戒慘酷趙鼎曰祢昨久任理官不畏強禦極有執守 上曰當議陞擢以為理官之勸 丁亥和州防禦使馬廣復明州觀察使充樞密副都承旨廣入對遂有是命翌日趙鼎奏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 上曰廣知兵法有謀略不止於鬬將而已 戊子趙鼎聞劉光世韓世忠異議恐 上意移動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戰固危道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自詔親征士皆鼓勇 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

許獻納補官 大儀之捷 韓世忠賣二使

矣　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嚴州進士
方行之獻家財六千緡助軍戶部乞許行獻納依例
補官從之自渡江後許民間獻納補官始此　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于大儀鎮敗之初奉使魏
良臣王繪往鎮江被旨趣行良臣等至楊州東門外
遇選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
城見世忠坐譙門上頃之流星庚牌沓至世忠出示
良臣等乃得旨移屯守江二人出北門晚宿大儀鎮
翌旦行數里遇北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
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
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有士馬

幾何繪曰在楊州來時已還鎮江矣敵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出城六七里遇敵將聶兒孛董同入城敵問講和事且言自泗州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瓜洲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爲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抽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未還使人不可得而知初世忠度良臣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引兵次大儀鎮勒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敵聶兒孛堇聞世忠退軍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

將撻也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官呼延通救之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敵旗雜出敵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胷下捎馬足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世忠又遣董旼分兵往天長縣過敵于鵶口橋擒北兵四十餘人是日早朝輔臣進呈世忠奏已統兵渡江　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成功可令戶部支銀帛萬匹兩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與求曰自北騎蹂踐中原未嘗有與之戰者令諸將爭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楊州適霖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成功之遲　上

承州之捷

曰兵事豈容遙制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其臨機制變而捷書已至矣。己丑金兵圍濠州　淮東宣撫司前軍統制解元與金兵戰于承州敗之初金兵至近郊元逆料金人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於路之要又伏百人于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于路之一隅令曰金兵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兵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兵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矣果然則伏者出衆皆諾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食時金兵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

伏兵出麾旂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躊躇無路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皆為元所得　初聶兒孛堇既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聶兒按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為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為餌安得令知其計敵曰汝往見元帥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蕭揭祿李聿興來迓遂以議事迎請　二聖二書授之

大事記曰　建炎元年遣傅雱使北二年遣宇文虛中使北此汪黄為之也三年遣洪皓崔縱張邵

杜時亮四人亦汪黄爲之乎　紹興八年再遣王倫而後和之議成十一年遣魏良臣何鑄而後和之議定比秦檜爲之也　紹興七年以前潘致尭韓肖胄章誼魏良臣何蘚之遣亦檜爲之乎胡寅有言令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輔以使命之幣爲養兵之費此乃晉人征繕立圉之策漢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不得已則如李綱所謂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今尋諸仇讎而請之何義乎

壬辰太尉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

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法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自是爲例　甲午初令江浙民悉納折帛錢折帛錢自此愈重　遣侍御史魏砿往劉光世軍監察御史田如鼇往張俊軍前計事時光世軍馬家渡俊軍采石磯　上命促二人往援韓世忠而光世等軍權相敵且持私隙莫肯協心砿至光世軍中諭之曰敵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減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砿因勸之移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爲掎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于　上於是光世移軍太平州　丙申金人陷濠州

上發
臨安

公示
賞罰

守臣寇宏棄城走通判州事國鳳卿爲所殺　戊戌
上登舟發臨安府奉天章閣　祖宗神御以行晚
泊臨平鎮進呈劉光世乞與韓世忠軍一般支錢糧
上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錢糧豈容有異
比皆呂頤浩不公之弊沈與求曰豈惟錢糧至於賞
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　上曰大臣不公何以
服衆趙鼎曰苟爲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爲恩罰雖
嚴人不以爲威　上曰今日朕親總六師正當公示
賞罰　詔沿江州縣如排辦太過令監司具名以聞
當重行黜責　己亥　上次崇德縣韓世忠遣本司
提舉一行事務董旼參議官陳桷以所俘北兵一百

獻北士俘

優賞戰功

甘陋居菲食

入人獻行在因言承州陣殁人乞厚加贈恤　上覽然曰使人死于鋒鏑之下誠爲可憫可令收拾遺骸於鎮江府擇地埋殯令胡松年就鎮江府設水陸齋致祭沈與求曰自　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其功不細趙鼎曰陛下旣親總六師則第功行賞與他時不同　上曰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勸必有成功　壬寅御舟次姑蘇館　上乘馬入居平江府行宮守臣孫佑進御膳其卓子極弊　上不以爲嫌他日謂趙鼎曰朕念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菲薄亦所甘心　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

贈恤陳東歐陽澈

恩澤二資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劄因論
建炎之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寘二人於極
典 上曰朕初即位昧於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
之雖已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
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中書舍人王
居正草制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
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
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始將有意於忠臣乎繇朕不
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幸不失爲
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
食三歎而不能自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

哀以彰予過　甲辰金右副元帥昌召通問使魏良臣王繪相見　乙巳淮西安撫使仇悆遣兵擊金人于壽春府敗之遂復安豐縣　十有一月戊申胡松年自江上還入見　上問控禦之計松年曰臣到鎮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士奮勵爭欲吞噬北兵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　上曰數年以來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効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故未能靖禍亂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今日北騎侵軼何以禦之

臣留正等曰　太上皇帝可謂知備禦之本矣備禦在疆埸而所以為備禦者在朝廷朝廷不治疆

場何恃聖訓有曰數年以來朝廷玩習虛文而不明實効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誠非治朝廷之道也然 太上皇帝知虛文細務之不足恃而以實效大體自圖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誠得備禦之道宜乎北騎侵軼而有以待之也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於法宮之中 太上皇帝之聖德固非羣臣所敢望其清光親事法宮不免工勤宵旰然使當時輔相臺諫之有人少有以上裨聖畫備禦之功又豈止於是也宣王內修外攘所以必得賢能爲之任使爲是故也

再貶
汪黄

己酉詔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黄潛善更不追復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汪伯彦落職依舊宫觀　庚戌進呈承楚泰州各有水寨民社團聚邀擊敵馬　上曰淮甸遺民未能安業今又遭此敵騎乃能力奮忠義不忘國家實我　祖宗涵養之力凡水寨民兵並與放十年租税及諸般科配差役仍支錢米以助之趙鼎曰　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以固國祚益以長矣

臣留正等曰兩淮水寨之民正猶陜西之弓箭手河朔之保甲福建之槍杖手也無事則力田以自贍有事則固壘以相保縣官拊之得其術使之因

利乘便亦可以助官軍犄角之勢曩者敵亮入臨
水寨之民頗能邀擊其游騎而自衛其聚落及敵
既退　太上皇帝矜其忠而賑恤之德至渥也或
聞當時淮上有司不能奉行　太上之旨至招其
小過而責償官帑之所失以是苦之故甲申之警
皆棄其寨柵載其器具漂流於江之南者久之比
有司之罪也韓愈有言敵接界連村落百姓悉有
兵器小小俘刼皆能自防識敵深淺護惜鄉里自
備衣糧共相保聚敵平之後易使爲農今日水寨
正與此無異帥守部使者安可不遵　太上皇帝
之旨而勞來安集之哉

詔罪狀劉豫

壬子手詔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覬迎鑾輅之還期遂庭闈之奉故暴虎憑河之怒敵雖逞於甲兵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甘於屈辱是以卑辭遣使屈已通和仰懷故國之廟祧至于霣涕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顔比得强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爲事端間諜和好信逆雛之狂悖率羣卒而陸梁警奏既聞神人共憤皆願挺身而效死不忍與敵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纂承之後每乘舉措之方尚念 祖宗在天之靈共刷國家累歲之耻殪彼逆黨成此雋功自豫僭立朝廷以敵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始下詔聲其逆罪焉

滕家城之捷

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楊從儀敗敵于滕家城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撫副使吳玠乘機牽制玠遣從儀以兵入僞地遇敵勝之

吳玠救劉子羽

癸丑白州安置劉子羽放令逐便初吳玠除川陝副使乃奏辭新命且言屢破金兵豈臣之功乃子羽知臣而薦拔之功也望追還成命於張浚與子羽少寬典刑 上曰進退大臣敵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可聽子羽自便

臺諫當務大體

上因言臺諫論事雖許風聞須要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有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上欲渡江決戰

臣留正等曰臺諫人主之耳目蓋欲裨聰明以助賞罰也徇己好惡以誤人主之聽俾賞罰不當無以服天下之心豈不辜人主委寄哉此 太上皇帝欲勵耳目之官至言陰德以警之此忠厚之至雖堯舜無以加任耳目者可不知戒乎

戊午僉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以沈與求按行江上故也 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決戰趙鼎曰退即不可渡江非策也敵兵遠來利於速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即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與士卒決勝負哉 於是

三將移軍

張浚復知院

李綱獻三策

遣與求按行江上　金人陷滁州　於是劉光世移軍建康府韓世忠移軍鎮江府張俊移軍常州　己未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請遣岳飛渡江入淮西以牽制敵兵之在淮東者　上從之及入見　上問鼎浚方略如何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於是　上復用之　辛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命信臣乘此機會擣潁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士類以自營救王師進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則鑾輿與駐蹕

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大將率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彼必退避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禦于後則臣恐車駕既遠號令不行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吾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南渡利在土地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今爲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爲善後之計哉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忠義除前隙更相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之執政

進呈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務可降詔獎諭　癸亥淮西宣撫司統制官王德與敵遇於滁州之桑根敗之　丁卯上謂執政曰朕與大臣論事稍有不合便輕爲去就何也張浚曰事有可行有不可行　陛下一言之漏言者意其好惡因有論列不得不爲去就　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叶德以底平治朕以三四大臣皆當分委張浚專治軍旅胡松年可專治戰艦浚曰　仁祖亦嘗委范仲淹韓琦分事而治言者數以爲辭不旋踵報罷　上曰今日之事若不專責無由

辦集將來如財用亦須委一大臣

臣留正等曰相得於內則可相忘於外故至誠不必事形迹此自古聖君賢相相與之美事伊尹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先其身而不以為嫌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以朋指其君申言之而不以為過是數者若責以形迹無乃有大不然者乎惟其相得之深故一切相忘而不論 太上皇帝於君臣之間欲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臣切謂此自古帝王之用心非後世所及也昔魏鄭公以事形迹戒太宗今 太上皇帝乃以事形迹戒其臣太宗賢君也視 太上皇帝之聖德其不侔如此

復南壽春府

論君子小人

臣謂非後世之所及信矣

已巳夜淮西宣撫司選鋒副統制王師晟親兵副統制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　辛未起復知岳州程千秋移知鼎州張觷知岳州　上覽除目問觷才術如何趙鼎曰聞其能辦事　上曰不須更問其人薦惟才是用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不慎用一君子則君子進用一小人則小人進　上曰君子剛正而易踈小人柔佞而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忽也　右司諫趙霈請命有司條具一歲錢穀出入之數裁節浮費　上曰此疏極關治體過防秋便可施行胡松年曰使論事之臣每如此何患不能叶濟

中興正恐敵騎既退國家暫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

上曰趙鼎記此可為戒

臣留正等曰唐李吉甫始部錄元和國計著為成書本朝因之丁謂著景德會計錄田況著皇祐會計錄蔡襄著治平會計錄蘇轍著元祐會計錄皆所以總括國計杜失謾制豐耗量入為出也　太上皇帝因諫臣之言以謂此蹟極關治體惜當時未有能推行之者神聖嗣興以恭儉先天下比命計臣置版籍以總四方之賦計其入則盡矣量入為出則會計之書不可以不作也願詔諸儒踵成之

趙鼎定決戰策

魏良臣等使還

知樞密院事張浚往鎮江視師時金人於滁上造舟有渡江之意主管殿前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見趙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無他術錫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爲用豈可先出此言錫等乃退　金左副元帥昌遣通問使魏良臣王繪歸行在癸酉夜魏良臣等至常州見浙西江東宣撫使張浚甲戌夜良臣等至許市遇知樞密院事張浚于舟中良臣等具言以敵所言且謂敵有長平之衆浚謂曰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乃密奏使

張浚視師江上

論祖宗恭儉

補王蘋官

人爲敵所訹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又勿令再往軍前恐我之虛實反爲所得浚遂疾驅臨江召韓世忠劉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自倍浚部分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　十有二月乙亥朔輔臣奏事　上因論　祖宗創業艱難未嘗不以躬儉爲天下先蓋儉則不妄費不妄費則征求寡而民心悅此所以得天下也　宣和以來世習承平之久奢侈極矣馴致禍亂可不戒哉　乙卯布衣王蘋特補右迪功郎蘋候官人寓居吳江守臣孫佑言其素行高潔有憂時愛君之心召對後四日賜進士出身除正字上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子大抵

月犯昴修人事應天

儒者能通世務乃爲有用　丙戌夜月犯昴太史以爲敵敗之象　上以諭輔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興可期　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耳

臣留正等曰天理人事初無有二人事盡矣天理無有不應者人事未盡而獨言天理亦悖矣然而天心仁愛人君常先事而爲之兆有所宜福則戒以災異有所宜福則開以珍祥戒以災異欲使之懼而知改開以珍祥欲使之勉而知遂苟惟觀災異而莫之改覩珍祥而莫之遂是直不知天意之所在而以人事自棄者也如是則離天人而爲二

張浚以書抵敵

論斬部將

其失遠矣　太上皇帝因論太陰犯昴有敵敗之象舉范蠡之語以曉臣下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因天象而益修人事可謂善承天意也哉

初張浚至江上令韓世忠募軍民王愈王德持書抵右都監宗弼所爲言張樞密已在鎮江敵見浚書押色動即以右副元帥昌書約日索戰　己丑權淮東安撫司公事趙康直劾泰州兵官任顯不伏使令上曰康直既權帥事自合施行嘗記朕爲元帥時有一部將醉入酒家壞其盆盎朕捐白金償之而斬部將自此更無一人犯令者大抵用兵當以威信爲先

却世忠獻鮓

獻兵書賜帛

大明賞罰

辛卯上謂輔臣曰韓世忠近以鱘魚鮓來進朕戒之曰朕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至於進貢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却之矣　壬辰湖北制置司統制官牛臯徐慶敗敵于廬州　乙未詔陳獻兵書進士葉汝舟賜帛二十匹　丙申淮南東路轉運判官郭楫罷先是　上命漕司以米萬石接濟水寨民兵及是五旬而未有顆粒至者侍御史魏矼言楫不才慢命　上曰今日大敵在前欲臣下趨事赴功不可不大明賞罰有賞而無罰是猶有春夏而無秋冬也萬物之生何由成實故楫遂罷　丁酉侍御史魏矼言日食正旦乞下有司講求故事　上曰日食雖

講日食故事　吳玠贖劉子羽罪　金退師

是躔度之交術家能逆知之春秋日食必書謹天戒也砥之言良愜朕意宜下有司講求故事凡可以消變者悉舉行之　戊戌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吳玠復辭兩鎮之節且言子羽累年從軍亦薄有忠勤可録念其父韐靖康間死節京城其母恐子羽斥死嶺海無復自新非陛下善善及子孫之意伏望聖慈特許臣納前件官少贖子羽之罪翌日詔玠篤於風義降詔獎諭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而服子羽之知人焉　庚子金國退師初石副元帥元顏昌在泗州而右都監宗弼屯于竹塾鎮嘗以書幣遺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約

戰世忠方與諸將飲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持檄若
為報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
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時北師旣為世忠所扼會大雨
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
僉軍又為飛書擲於帳前云我曹被驅至此若過江
必擒爾諸師以獻南朝俄聞　上親征且知金主晟
病篤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士無鬬志過江不叛者
獨常爾他未可保也惟速歸為善宗弼然之夜引還
通鑑曰惟　紹興之四年趙忠簡公鼎實領右揆
之命當時玉音宣諭謂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
鼎即對曰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可成功於

是移張俊於金陵進光世於當塗起世忠於維揚復起張浚而董其事自張公之出行邊郡也今年命諸將觀機會明年檄諸將觀兵勢今日召諸帥議軍事明日命諸帥分軍屯書押之示敵帥動色號令之下奔走惟命不曰今日之事有進擊而無退保也則曰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與敵共也大儀之役伏兵四起孛堇就擒壽春之勝展幟示之敵衆奔潰鎮江營軍韓世忠移書兀朮有張樞密在此之言敵師相顧失色敵於是有雪夜之走采石徇師之令一下諸將以死鏖戰我於是有李家灣之捷嗚呼富平之失此魏公也後乎江

竹墪鎮之捷

上之勝亦比魏公也人無愚智作之則奮師無利鈍激之則鋭茲非其驗歟

癸卯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以胡松年再往江上故也　金師去滁州將官盧師迪引兵至竹墪鎮遇敵千餘騎敗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六

正旦日食　江西漕市軍儲　善張浚措置

增入名儒講義　中興兩朝聖政卷

高宗皇帝十七

紹興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上在平江

金人去濠州　丙午詔户部出錢四十萬緡付江西漕司增市軍儲　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敵人潛師引去今已絕淮而北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還任撫存歸業人户等事　上曰劉豫父子强誘敵人擁衆南侵窺伺江浙其志不淺乃令一夕引去其所亡失多矣然賊馬方卻而浚已能爲朕措置如此可謂孜孜奉國知無不爲也大臣和於内將相和於外故舉措得宜而敵人知畏此其所以引去也　詔諸

買官田舍　訪舊宰執邊事　論王安石變法

路州縣係官田舍委守令出榜召人承買拘催價錢起發　己酉宰相趙鼎奏敵騎引歸皆自陛下聖畫素定然善後之計當屈羣策顧詔前宰執各條具所見來上斷自聖意擇而用之　上曰朝廷能採衆論則慮無不盡雖芻蕘之言儻有可采猶當用之況前宰執嘗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與求曰國有大議就問老臣乃　祖宗故事於是賜詔書訪以攻戰之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令悉條上焉　庚戌趙鼎曰　祖宗差役本是良法王安石但見差衙前一事州縣奉行失當變　祖宗舊法民始不勝其擾　上曰安石行法大抵學商鞅耳自安石變法天

恢復先求人才

張浚入見

命大臣按劾

下紛然但差役之法行之既久不可驟變耳　淮西
宣撫司統領官王進薄金人于淮降其將程師回張
延壽而還　辛亥　上謂輔臣曰恢復之圖所宜愛
日講究要須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無患不
舉然用人才在於進君子去小人趙鼎曰臣待罪宰
相為　陛下分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乃其職也敢
不奉詔　淮東宣撫司統制官崔德明敗敵於盱眙
　乙卯張浚自江上還入見　丙辰　上謂趙鼎曰
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不同而事體均
一或有官非其人所當罷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
必專待臺諫

臣留正等曰昔王魏善諫而房杜成其直宰相與
臺諫固同一體本無二致也譬之一家其保家之
子既爲之區處家事訓飭長幼而其呵護非常捍
卻外禦者則責之强勇子弟期至於家之寧輯而
已初豈較其功之厚薄多寡哉今夫進賢退不肖
者宰相之職謹之於進退之初則敗事隳功者必
少雖臺諫無所論列可也惟其孔跖雜售梟鸞不
分是以臺臣不無排擊之紛紛而是非交攻至於
上動睿聽也其弊蓋出於宰相任恩而不任怨云
耳　太上皇帝先其責於宰相宜矣臣愚以爲聖
訓書成非獨可爲子孫方來之法凡爲宰相者亦

曲赦淮南

漸圖恢復

當敕書諸紳奉以周旋

丁巳詔江北敵馬已退應大臣及侍從職事官各條具利害聞奏　詔摧貨務每日入納錢以其半支給見錢關子　戊午輔臣進呈曲赦淮南事目　上曰敵雖退兵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當示兼愛并容之意中原未復　二聖未還赦又不可夸大第使實惠加於兩淮百姓乃朕指也　上又曰敵已引退須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爲退避之計何以立國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規摹措置朕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趙鼎曰時不可失誠如聖諭事所可爲者當謹以次條畫奏稟

龜鑑曰　聖明天子立志英明每念復讎未嘗不有比死一洗之意考之國史聖心可見初年與輔臣論恢復之由首論周宣復古之詩次論漢光武尋邑昆陽之勝又其次論唐肅宗興復王室之盛可謂志於規恢矣又嘗語宰執曰今當漸圖恢復乘時大作規模朕安能鬱鬱久居此又謂宰執曰今已六月下旬便可講防秋事朕當親率諸軍分頭迎敵若依前遠避何以立國不曰修車馬備器械外講禦敵之事更須講求則曰訓卒繕甲極力措置今冬敵來似有可勝之理書車攻詩羊祜傳造盾琴樣以示武備作金銀椀以旌射士教習舟

師修復馬政措置屯田精擇閒諜其志蓋未嘗不在鉅鹿也

庚申詔諸州禁卒日教射藝守臣旬按仍令憲臣躬親按賞以備朝廷抽取拍試土兵射士亦令教習歲終比較粗精以聞　辛酉詔故殿中侍御史馬伸頃因言事死於貶所忠直之操念之爽然可特贈左諫議大夫依所賜官與合得致仕遺表恩澤令諸路州軍尋訪家屬以聞伸既以斥死會趙鼎入相　上記其忠乃有是命　壬戌張浚奏臣頃者出使川陜橫遭誣謗蒙陛下特降宸翰辨明之使臣一旦昭雪死無所畏　上曰朕方屬卿中原之事不可輒以曩

毀譽考實

韓世忠宣撫淮東

上得馭將之道

日誣謗過自畏縮況毀譽之來當考其實齊威公所以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毀譽不公自古所患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況於毀乎浚曰陛下於毀譽之際曲留聖意如此羣臣之幸 上曰使其人誠非才則言者不可謂之毀也在於考其實而已

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爲少保充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相繼入覲世忠奏敵騎引去陛下必喜 上曰此不足喜若復中原還 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也後數日 上以諭輔臣趙鼎等贊 上誠得馭將

之道
臣留正等曰漢高祖收天下豪傑頤指氣使如驅
羣羊權略固高遠矣韓信假王不因躡足以止其
怒幾敗乃事大抵以術數御物者以技有時而窮
也太上皇帝駕馭諸將出於誠信雖辭色閑暇而
披靡震驚不敢桀黠者專以君臣分義折伏其心
故也劉光世不欲受杜充節制上怒曰豈容跋扈
如此遣使諭旨即奉詔過江復以銀合茶藥賜之
張俊入對論及劉光世解罷軍政有登仙之歎
上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　上曰是時家
貲如何曰貧甚嘗從　陛下求戰袍以禦寒　上

劉光世宣撫淮西　張俊宣撫江東　酈瓊復光州

曰令日貴極富溢何所自邪曰皆　陛下所賜
上曰卿既知此宜思自効而有羨於光世何耶俊
皇恐流涕誓以死報恩嗚呼神機妙略動與事會
與夫游雲夢以縛信踞牀洗以召布孰爲得體乎
上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爲之側席而坐令敵騎雖退
然黏罕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　癸亥起復江南
東路淮南西路宣撫使劉光世爲少保充淮南西路
宣撫使置司太平州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開府儀
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　甲子淮西
統制官酈瓊拔光州執爲知州許約遂復光州　戊
辰　上謂大臣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相繼入覲朕

厚錫諸將

罷試教官

嘉其卻敵之功錫賚甚厚朕服御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皆拜賜涕泣願身先士卒圖復中原以報趙鼎曰此社稷之幸也　己巳罷試教官法其諸州學官並從朝廷選差自元豐間始立是法及是言者以謂欲為人師而先納所業求有司以幸中程度又校計格法以爭得之甚非建學校立學官之本意故罷

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入辭尚書右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張浚參知政事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侍　上命光世等升殿諭曰敵人南侵諸名酋皆在其中蓋有侵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敵卒伐奸謀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

聖未還朕心慊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
恩敢不效死鼎曰臣聞降敵程師回言逆臣劉豫
敵人云光世世忠比失驩敵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
沮矣　上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少嫌意不釋然者
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小嫌何
足校令日朕為分之宜釋前憾結驩如初光世世忠
感泣再拜曰臣等須過聽當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
分彼此令已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訓飭丁寧臣等
惶懼無所容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　上曰將帥和
社稷之福也
臣留正等曰　太祖皇帝命曹彬平江南潘美副

金主亶立

陳得一造歷

之奏事殿中以劒賜彬曰副將以下有犯卿當斬之美悚慄而退創業之初命令嚴肅不少假借而太上皇帝乃以光武故事解兩虎私鬬使耳餘渾濬之徒怨忮自息不失為廉藺郭李之賢與 太祖威令事異而意同馭將之法當如此

龜鑑曰以結友之事諭世忠而世忠即負荊以謝光世以滅怨之說勉光世而光世先致意以約張韓此得協和之道也

是月金主晟卒立亶為嗣 二月丙子詔布衣陳得一就秘書省別造新歷令少監朱震監視又詔川陜宣撫司尋訪眉州精曉歷數人將所降歷日委官

上還臨安

張致遠言理財

監視參攷有無差錯申尚書省　丁丑　上御舟發平江府　戊寅命祠部員外郎張銖奉　太廟神主自海道至臨安府　壬午御舟至臨安府行宮留守孟庾率京官小使臣以上迎于五里外　上乘輦還行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言自昔立國者兵不貴多貴於有用財不患乏患於無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且東南土地不加廣而日以荒蕪租賦不加饒而日以朘耗蓋緣民以力田為苦而游手者軍伍收之避役者度牒假之強悍者盜賊死之一人耕百人食本先瘁矣今主計者初非因任復數更易利源不講權柄下移酒稅利源也而諸將侵之茶鹽利源也而

堂吏私之銅鐵利源也而工買擅之常平利源也而
憲司忽之今欲理財宜三司精擇使副或以戶部官
吏依倣三司任以職事全計經常量入爲出先務省
節次及經理則財用沛然矣詔戶部限十日講究條
具申尚書省　丙戌右僕射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
院事張浚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
邊事爲言　上旣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材
專付於鼎矣
喻樗曰時張趙二公相得人國知且並相樗獨以
謂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趙退則張繼

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泰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果如此

龜鑑曰自趙鼎之薦詔一敓而踰年張忠獻亦以右僕射同平章矣說一般話行一般事正此時也而忠獻之視師江上也四封之外蠢實主之忠簡之聽政居中也四封之內種實主之每觀至公叶濟未嘗疑忌之言與夫臣與張浚義同兄弟之奏張俊拒行府之檄而忠簡必責其遵稟同列有奉行文書之憤而忠簡略不以為嫌未嘗不斂衽端拜以為是二公者正書之所謂寮我二人汝有合

岳飛討楊么

哉大臣體國之誠心其如是乎已而浚則有建康中興根本請　聖駕秋冬臨撫三軍以圖恢復之奏鼎則有中原可圖宜便進兵恐失機會之請張去而趙復再相且謂今日之事如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規模措置未及少施而姦人復相已不能不動晏端復之憂色矣此紹興五年六年之閒國威之所以少振者張趙二公之力也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知溫州范宗尹復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復資政殿大學士始用明堂恩也　神武後軍統制岳

張浚言儲貳

張浚論治

飛爲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將所部平湖賊楊么賜錢十萬緡帛五千匹爲犒軍之費　丁亥趙鼎張浚告謝命坐賜茶浚因曲謝又以儲貳爲言　上首肯曰宮中見養　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久當令就學浚復奏王者以百姓爲心修德立政惟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將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續也仰惟　陛下躬不世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爲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強敵自服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竊見　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宗社

君子小人辨

張浚

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正人爲邪人主辨之甚難臣以爲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爲心此君子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小人也志在於爲道不求名而名自歸此君子也志在於爲利掠虛美邀虛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詞氣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

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祿蔑無廉耻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之分庶乎其可以槩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譽之以爲君子異於己排之以爲小人不顧公私不恤治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於已者而稱其爲君子乎臣以爲必無之也彼其專爲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忘家亂天下而莫之悔惟 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射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情狀文何隱焉 提舉建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復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許辭

胡安國知永州制

吳璘復秦州

免制曰朕惟士君子讀聖人之書學先王之道豈獨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己成己成物易地則皆然世俗之儒名師孔孟實蹈楊墨可與論中庸者鮮矣安國學優則仕行顧於言通經爲儒者之宗論事識治道之體頃從時望召寘瑣闥方嘉便於咨詢顧何嫌於封駮奉身而去亦既累年予方思共理之良爾安得獨善於已零陵雖小有社有民竹馬歡迎相望數舍往讀中興之須無忘平日之言　統制關外軍馬吳璘同統制楊政復秦州金撤離曷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己丑詔臨安府修蓋瓦屋十間權充太廟侍御史張致遠言中原雖隔絕而陵寢故在京

臨安權修太廟

張浚措置江上

趙霈得諫臣體

都雖未復而廟社僅存萬一四方傳播以為朝廷剏建太廟茲焉定都人人解體難以家至戶曉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奏人言籍籍謂　陛下去歲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矣後二日有詔梁汝嘉隨宜修葺俟移蹕日復充本府使用　壬辰詔張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　左司諫趙霈言安危治亂之機相為倚伏臣願　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則治安可保恢復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廣遠圖知宴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豈知樂不可極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卒之驚則備

遣臺臣體訪捕盜

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餽餉之艱則理財之道其可忘乎詔霈論奏深得諫臣之體可轉一官賜紫章服仍令尚書省將所奏修寫成圖進入

龜鑑曰善乎趙霈之言曰願　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衛時此與馮異之勉光武者何異異時吳芾亦曰　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爲憂愉勿以事之緩急爲作輟凡下詔必務責己引對必令盡言此與陸贄之告德宗者又何以異君臣上下警戒如此敵其可謂中國無備乎

丙午詔遣監察御史一員往江西閩廣諸路體訪捕盜　是日雷聲初發　戊戌宋錢孫以扈從恩特轉

改正宋錢孫官

命官編類章疏

一官殿中侍御史張絢言錢孫特於遥郡上轉行超躐衆人數等彼身冒鋒鏑萬死一生者儻或聞之豈免別生僥覬望速賜改正仍乞今後不許閤門以私事徑自取旨並須經由三省及應干隨龍人亦不得妄有僥求　上曰絢所論極當可亟令改正然隨龍人偶有一日攀附之舊輒僥求恩澤不已朕每抑之今後有如此者可令臺諫論列　庚子命翰林學士孫近直學士院胡交修編類職事官條具利害章疏進上用直史館范冲之請也　辛丑尚書左僕射趙鼎監修國史鼎奏范冲直史館於臣爲外姻願以授淺上曰安可以冲故廢　祖宗故事況史館非朝廷政

范沖進實錄考異

大將封妾之始

令之地可無辭前二日沖以史事入對奏疏曰臣竊惟　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删改議論不一復慮他日無所質證輒欲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據史館所用朱墨本出於臣僚之家私相傳錄書寫之際悉從簡便臣追記　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係新修黄字係删去墨字係舊文今所傳本其删去者止用朱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時簽貼令考異依重修本書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其考異五卷乞付史館更憑衆議刋定修立從之　詔劉光世妾許氏寧氏吳氏並封孺人用光世請也中興後諸大將封妾自此始　癸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

朋黨自破　舒繼明死信陽　范冲朱震侍講

用才雖不當以鄉閭親舊爲嫌更宜廣訪寒畯　上
曰朕亦面諭絢苟如此則朋黨之風自破矣張浚曰
大臣以國家爲心則所用人才必取公論安有朋黨
趙鼎曰用人才所以立國臣任宰相豈敢久居至於
立國規模則不敢不爲久遠計　川陜宣撫副使盧
法原薨于閬州　僞齊將商元襲信陽軍知軍事舒
繼明被擒誘以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爲大宋鬼豈汙
逆賊耶遂遇害　閏二月乙巳朔宗正少卿直史館
范冲秘書少監朱震並兼侍講　是日雨雹　丁未
張浚往江上視師詔百官出城餞送時浚既行邊而
趙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鼎於是以政事之先後

趙鼎號賢相　趙鼎責宦官

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諸坐右一一奏稟以次行之鼎謙沖待士犯顏敢諫權倖請謁內降差除一切格止鼎素重伊川程頤之學元祐黨籍子孫多所擢用去贓吏進正人時號為賢相翕然有中興之望鼎嘗入見見自外移竹栽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方興工於隙地鼎問孰主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也鼎呼彥節責之曰頃歲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令將復蹈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役翌日鼎入對上改容謝之　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知宣州免謝辭　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新知湖州李光言明越之境地濱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故自

李光乞發湖田

命漕臣度田

漢唐以來皆有陂湖灌溉之利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每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無水旱之災凶荒之歲也　本朝　慶歷　嘉祐間民始有盜湖爲田者　宣和以來創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歲被水旱之患臣自壬子歲入朝首論玆害蒙朝旨先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廢置利害遂蒙獨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其類尚多州縣官往往利爲圭田頑滑之民侵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伏望聖慈專委漕臣考究漢唐之遺利檢舉　祖宗之成法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其諸路如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各有

集紹興會計錄　置諸處市易務　命三衙諸路揀軍

未盡利害望因此東作之府遍下諸路監司守令條具以聞詔諸路漕臣躬親前去相度利害限半月申尚書省　己酉詔戶部措置撰集紹興會計錄用侍御史張絢奏也絢言　國朝有　景德會計錄又有皇祐會計錄至　治平　熙寧間皆有此書其後蘇轍又倣其法作　元祐會計錄雖書未及上其大略亦有可觀皆所以總括巨細網羅出納凡天下賦入之數養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錄之本意也故有是旨其後戶部第具去歲收支數以聞而已　辛亥詔榷於濠州等處置市易務以通商貨其後岳州潭州亦如之　命三

政府樞府合為一

衛兩浙江湖閩廣諸路帥臣依條揀放厢禁軍　壬
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温州奉迎　太廟神主事　上
曰朕以宗廟在遠心常慊然令奉迎神主至行在當
行朝謁之禮　乙卯御筆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並
權樞密院事輔臣進呈　上顧趙鼎曰已與卿議定
參知政事並兼權樞密院矣鼎曰樞密非古也自五
代時以郭崇韜為使　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
院分為二途　仁宗朝富弼作諫官時陝西用兵弼
建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事宰相呂夷簡辭之再三
後卒從弼議宰相兼樞密院自夷簡始也臣既以宰
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

詔擇監司郡守

定病死罪

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上曰往時三省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議論豈有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　手詔曰朕惟監司外臺耳目郡守承流宣化惠養吾民其委任重矣聞者朝廷輒輕以假人將何以使吏民貸然聽服朕甚悉焉繼自今其慎選擇勿狃于故常勿牽于私昵重以累國　侍御史張致遠乞以按發欺庇爲有司殿最若一縣被按於監司則罷一州一州被按於臺諫則罷一路其有激濁揚清無所顧避者亟褒寵之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　詔諸路提刑司申行諸州

常平併入茶鹽司　補四庫書　鄭士彥乞罷鑄錢　牛皓等死節

禁因病死人歲終計分斷罪之法　丙辰詔諸路提舉常平併入茶鹽司內無茶鹽司去處仍令提刑兼領　尚書兵部侍郎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以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貲之直從之

丁巳福建路轉運判官鄭士彥言坑冶盡廢物料貴踴計用錢二千四百而鑄千錢其本路舊額合發新錢二十八萬四百千省本司與提點司歲認其數不猶愈於鼓鑄之折本欲望詳酌伺邊事息日施行從之　川陝宣撫司將官牛皓與金兵遇于瓦吾谷死之承信郎高萬部將任安隊官秦元薛琪張亨皆

死於陣敵顧萬户曰眞健兒也　丙寅殿中侍御史張絢乞於經筵讀三朝寶訓　上曰可從其請　詔江東浙西路各造九車戰船十二艘浙東造十三車戰船八艘時王燮自京湖得二巨艦以歸故命倣其制爲之　丁卯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户部尚書章誼可專切措置財用兼參知政事孟庾提領資政殿大學士秦檜言敵人便於弓矢乞多造强弩神臂弓以備攻討　上曰檜雖在宮祠不忘朝廷　右司諫趙霈言令天下之弊正患縣令之非其人願罷去注授格法盡歸堂除　上曰比已降詔慎擇監司郡守然縣令於民尤親亦宜遴選趙鼎曰莫若令監司郡

王㬢罷　金安節言三事　置諸路路分　置總制司

守舉治狀顯著者稍加擢用其尤無良重寘之法或足以示勸懲　王㬢提舉江州太平觀初㬢旣除騎帥而侍御史張致遠殿中侍御史張絢右司諫趙霈論奏其罪㬢聞亦奏辭新命乞在外宮觀　戊辰敕令所刪定官金安節入對安節上三事其一請專任理財之臣其二論行在職事官堂除猥冗其三論士風不競不䘏國事自為身謀乃取其第二奏行下詔江浙湖廣福建等路各置路分總管一員於帥府駐劄　已巳參知政事孟庾言准敕差提領措置財用令乞以總制司為名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違欠行移如三省體式應本司措置事件依例進呈得旨關

諸色經總制錢　顔為勒停　經筵開講

申尚書省仍鑄印以賜諸路係省錢出入舊經制司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其十上供其十三州縣及漕計支用庚請增十錢又請收耆户長僱錢抵當四分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息等錢又收人户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分寬剩錢又收官户不減半民户增三分役錢又收常平司五分頭子錢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司拘催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大凡東南諸路經總二司錢歲收一千四百四十餘萬緡四川歲收五百四十餘萬緡　左承議郎顔為追毀出身以來告敕除名勒停展三期

給絹賜將士

復堂除闕

行十科薦士法

敘坐前守嚴州犯自盜贓當徒六年也　經筵開講自　上視師暫輟讀講至是復之　壬申　上謂輔臣曰昨范温帶來京東民兵比效用請給春秋特支衣絹一疋昨日中軍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二千疋賜之趙鼎等曰　陛下內帑縑帛之數非承平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　上曰朕宮中未嘗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犒將士而已　詔六院官左藏庫監官並依舊堂除　詔右承奉郎徐度令中書舍人試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珵左朝散郎錢棻新授太常博士張宿並召試館職左朝奉郎新浙東提舉汪愷左承議郎通判潭州王棠並與陞擢

譚氏節操　詔監司條具專法　擇儒臣講左傳　詔舉監司守令

差遣自詔復十科薦士而汪藻薦度及棠葉夢得薦愷及度葛勝仲薦程俱棠沈與求薦葉胡交修薦愷故有是命中興後士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　眞陽縣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舉人吳琪竄去琪妻譚氏被執盜欲妻之譚詬之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且至將爲齏粉我良家女何肯爲汝婦盜强之不已至於捶擊愈極口肆罵爲所殺　三月甲戌朔詔諸路監司帥守條具被受專法來上用太府寺丞王良存請也　丁丑詔侍講朱震范沖專講春秋左氏傳孫近唐煇仍講論語孟子鄭滋胡交修讀三朝寶訓　上雅好左氏春秋故擇儒臣講之　詔職事官監察御

收合勘錢　東鹽通北始　獎韓忠世諭　世忠經理淮甸

史至侍從并館職正字已上及在外侍從官監司帥守各舉所知充監司守令限半月具奏用侍御史張致遠請也　詔諸路勘合錢每貫收十文足勘合錢即所謂鈔旁定帖錢者　辛巳詔客販淮浙鹽至荆湖州軍如願般販往襄陽府路者聽從便京西舊東北鹽地分至是始通焉　甲申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大軍發鎮江世忠將行　上賜手劄曰昨因敵退議者以經理淮甸爲言人多憚行卿獨請以身任其責朕甚嘉之時山陽殘弊之餘世忠披荆棘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其夫人梁氏親織簿爲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世忠遺以巾幗設樂大燕會使爲婦人粧而

恥之軍壘既成世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為重
鎮　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進省記到　建炎時政記
二冊　上謂大臣曰朕已看過皆是實事綱近日論
事非往時之比趙鼎曰綱才氣過人但自辟屬官多
少年浮躁之士致有所累耳　辛卯中書門下後省
奏上殿臣僚有親聞聖語者乞依　慶曆七年詔旨
備錄關修注官如循習故例隱匿不報以違制論
壬辰左奉議郎李椿年入對　上問以民間利害椿
年曰今日法令非不善財用非不足而州縣每每不
治者在不得人耳若於二稅稍加措置不至失陷用
度自足若轉運司更將常賦隨時轉易通一路之有

禁中養蠶

浙西帥移臨安

均數道州丁米

罷饒州學生監

無財不可勝用也　上曰今日監司郡守不相協濟
朕在河朔親所備見監司所至不恤州郡有無盡行
刻刷州郡往往藏錢不令監司知　椿年奏曰誠如聖
訓　甲午趙鼎奏近久雨恐傷苗稼欲下臨安府祈
晴孟庾沈與求曰以天氣久寒蠶損甚衆　上曰朕
見令禁中養蠶使知稼穡艱難　祖宗時於延春閣
兩壁畫農家養蠶織絹甚詳　元符間因改山水
丁酉復移浙西安撫司於臨安府以駐蹕之地理宜
增重事權故也　戊戌詔道州丁米依舊於田畝上
均敷用本州請也　庚子罷饒州學生監鄱陽地高
寒非馬所宜自置監至今所畜牝牡馬五百六十二

王居正獻辨學

而斃者三百十有五駒之成者二十有七而已其芻粟又皆賦於民人不以爲便故罷之　兵部侍郎王居正獻辯學四十二篇居正嘗入見請以舊所論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於道者爲獻　上許之居正乃釐爲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凡所褒貶悉害名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懲言者恐　上有闕其四曰託儒爲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意互說反覆皆違其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爲新奇不恤義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抵捂詔送祕書省崇觀間王安石學益盛内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

登几案居正獨非之至是因事請對進言曰臣聞
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
敢請　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强兵
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
生於安石居正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
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爲上陳安石訓　經義
無父無君者一二事　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
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居正退即序　上語繫於
辯學書首上之　辛丑都督行府言知泰州邵彪具
到營田利害勘會所陳委可施行合闢送尚書省指
揮從之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見其所闢曰三省樞

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皆不樂宰相趙鼎不較人以爲難　癸卯移鎮江榷貨務都茶場于眞州　初詔問宰執戰守方略呂頤浩上十事一論不用兵則中原不可復二論敵將志驕意滿此將亡之兆三論用兵當用夏月四論分道進兵宜以五萬人由泗上擣汴京二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上爲援不可深入惟敕大將不得殺掠至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海道二萬人日食米四百石合於四明支一月糧計一萬二千石附海船以去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濠上軍糧由淮可運此皆不患惟趨汴京之師合齎十日糧至南京則糧亦可因矣六論發兵

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七論淮南通泰鹽歲一千四五百萬貫而二浙止七八百萬通泰倍於二浙尤宜選能吏爲守八論機不可失兵屢得捷如吳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仙人關去歲敵侵淮甸亦無所得而退若不發兵終無息肩之期矣臣考宣和閒戶部月支纔九十萬而近年月支百一十萬夫養兵二十萬不北向以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以堪九論海船以閩爲上廣次之溫明又次之令天以此利賜我宜用之以擾登萊南風而往北風而歸敵雖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令前宰執六人議必不一是非可否在 陛下獨斷而已 朱勝非

言自陛下講明軍政賞罰必當今内外勁兵三千餘萬宜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列四事一曰進討僭偽二曰守禦江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敵勢

李綱言陛下勿謂敵馬退引為可喜而以僭偽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慮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淪異域為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敵人得以潛窺為可虞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俟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荊襄以為藩籬當於淮南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荊襄以襄陽為帥府淮東路則以江東路財用則

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俆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當路大帥謂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令鑾輿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建炎初建議幸關中爲上襄陽次之建康爲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爲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綏懷之略則臣願先爲自

治自强之計使陷溺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宋之心又曰陛下憂勤至矣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則羣臣誤陛下也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閑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萬口和之牢不可破終累年以來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家犯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茍且偷安而不爲長久之計天步益艱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大運有開天啓宸衷超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躬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北臣悍勇數十萬衆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邀擊盡除土卒而天威所臨亦足以使之震怖

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既可覩矣臣願　陛下反前日之所爲勿復爲退避之計姑罷遣和之使擇所當爲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爲之先後本末各以次第修舉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爲方議大舉則雖兵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強盛之敵國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爲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　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

李綱
上六事

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有勁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且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大略謂令選於衆以圖任股肱之臣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二曰公選人材大略謂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爲正人端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蓋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常爲小人所忌嫉或中之於黯闇或指之以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以細過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夫人主豈能常無愛憎然必去

愛憎而後能用人以興邦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必由於公道故也　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三曰變革士風大略謂近年士風尤薄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數事實惟欲傷人大罵則大進小詆則小遷翕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須當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不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刑也　陛下得一張浚付以西事浚以忠許國雖失機會不爲無過而言者繩以大惡賴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爲之辨得以洗濯不

然何以雪哉願　陛下降詔戒士大夫使體德意務
從中興則中興之業不難致矣四曰愛惜日力大略
謂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
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軍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
安得不爲敵僞之所陵侮願詔大臣熟議所以爲規
模者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五曰務盡人事
大略謂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令未嘗盡人事敵至則
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可乎願與大臣協心同力
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六曰寅畏天戒大略謂比年以
來天屢譴告願　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
疏累數千言時秦檜汪伯彥李邴顔岐王綯韓肖胄

皆應詔上對惟綱議剴切的當　知福州張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臣請為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於鄂岳或荊南擇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脣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擁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為大將者萬有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

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棊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糧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荊湖之粟以餉岳鄂荊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遣官覆實而陞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復業之漸矣如是措置既定

翟汝文言三事

侯至防秋復遣大臣爲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究其本原則在　陛下内修德而外修政耳所謂修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屛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去也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恥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何患北方之不服在　陛下果斷而力行之　翟汝文言朝廷無遠略無定論無腹心謀議之臣三者不立何後之善自　建炎俶擾令九年矣天下日苦於兵而戰守之計初未定也經國規模初未立也將相大臣每至防

胡安國時政論　田如鼇以排詆罷

秋則豫謀避地之計至春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敵至與衆同懼敵退與衆同喜如斯而已所謂禦敵者臣不識也臣願擇大臣有深謀者任之責其恢復拔用能將必以剋敵合天下之英傑相與謨議立國之綱紀規模先定然後可爲也　胡安國時在湖南聞有是詔以書與其子起居郎寅曰比詔問舊宰執即是國論未定正要博謀此機會不可失若贊得歸是其績不小汝勉思之吾有時政論二十篇雖未詳大綱舉矣諸葛復生不能易此也　夏四月甲辰朔監察御史田如鼇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如鼇嘗上書排詆大臣其言及殿中侍御史張絢輔臣入對　上

因曰臺臣耳目之官朕未嘗不慎此選然必試之六
察度其可用方敢除言事官沈與求曰臺臣與朝廷
分持紀綱要須得沈厚練達之人則論事不苟 上
曰用沈厚練達之人極是然朝廷與臺諫當爲一家
不分而爲二若朝廷所行臺諫輒詆之臺諫所論朝
廷輒沮之則事何由濟翌日如麓遂罷郎官之命
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乞以本官奉祠詔
安國經筵舊臣引疾辭郡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
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俟成書進入以稱朕崇
儒重道之意　詔進士王九齡召赴行在令閤門引
見上殿九齡博極羣書卓越有大志會日食求言九

王九齡上五事

配黃大本

立監司守令失按法

齡上書論役法五害如司馬光所言已見於今日中書門下省奏江浙沿襲舊例差保正長催科等事致有破産失業流離之人前後臣僚論列雖多惟九齡建陳曲盡利害已令有司措置立法故有是命九齡入見又上五事一役法二屯田三復武舉四均賦税五課農桑上再三稱善趙鼎讀九齡奏疏謂同列曰王君論事盡天下之利害非老生之常談也乃以爲太平州當塗縣主簿　丙午右承奉郎黃大本貸死杖脊刺配南雄州牢城収管大本爲貴池丞坐贓抵罪故有是命既而監文思院于宗南愬州司户莫憲章皆以賄敗遂斷配焉　詔諸縣違法知通失按舉

鎮撫使盡罷　溫州神主至行在　范冲乞書無逸圖

而被按於監司諸州違法監司失按舉而被按於臺諫各察治得實者並減犯人罪五等犯人繫公罪又減二等並不以去官原免著爲令　丁未召荆南鎮撫使解潛赴行在於是諸鎮撫使並罷矣　戊申張銖奉太廟神主自溫州至行在　己酉宗正少卿兼侍講范冲轉對言　仁宗皇帝建邇英閣嘗命儒臣蔡襄等寫尚書無逸篇并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爲二圖列於左右　元祐初臣父祖禹爲侍講奏乞檢尋二圖如　仁宗故事　哲宗皇帝

願　陛下圖書無逸篇爲二圖置於講殿之壁　上納其言遂書爲二圖不崇朝而畢翌日以諭輔臣沈

館職但舉縣令　賞罰二縣令　市建州茶

與求曰願　陛下以是圖爲元龜夙夜自儆則恢復之期可卜矣　壬子詔館職正字已上專舉縣令以右司諫趙霈言正字已上亦舉監司守令則失於太泛故也　乙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嚴州壽昌縣令臧梓治狀可稱饒州安仁縣令趙濤貪汚不法乞行勸沮御批梓改合入官再任濤送提刑司取勘趙鼎等曰兩縣士民近經都省陳狀已下監司覈實　上曰絢所奏亦因兩縣士民經御史臺投狀故有此請朕思毁譽固未可知且令監司核實然後行賞罰未爲晚也

丙辰詔建州歲起片茶五萬斤赴行在仍市末茶十五萬斤赴都督行府市易務交納舊額歲貢茶二十

米貴賑糶　差保正罷保長　獎韓岳二將　沈與求薦錢業

萬六千斤葉濃之亂圍戶逃散遂罷之而取其錢至是本州奏乞蠲免而行府以為指準淮南支用乃命市米茶俾商人持往淮北焉　丁巳中書言民間米踴貴詔戶部借支神武中軍糧食一月令盡出糶時上已命發常平米後二日又詔日糶千碩　己未詔鄉村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字始改紹聖法也　庚申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遺士卒酒食即時價償直　上聞之故有是詔　辛酉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錢棻臨安府府學教授周

條約
營田司
行孟享禮

癸並爲監察御史先是沈與求薦棊節操方正可備獻納故二人並命　甲子　太上道君皇帝崩于五國城年五十四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副使朱弁同在燕山聞之密議舉哀制服弁欲先請朴曰吾儕爲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又何請設不見許可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敵人義之而弗問　詔諸路營田司官給種糧者每一耕牛歲課毋得過十碩民間自有耕牛者除輸納稅賦外毋得抑令耕種營田時言者以爲解潛在荊南民有耕牛官爲給種納課或十餘碩而租稅差科仍舊是致百姓流移田業荒蕪故條約焉　丙寅　上就射殿躬行景靈宮孟夏

收賦零　稅奇數
楊時　辛

朝獻之禮　辛未詔諸縣稅賦奇零剩數委通判點
檢折納價錢別項樁管專充上供諸路免役寬剩錢
並令起發赴行在用總制司請也　龍圖閣直學士
致仕楊時辛年八十三起居郎兼侍講朱震言時學
有本原行無玷缺進必以正晚始見知其所撰述皆
有益於學者詔有司取時所著三經義辯賜其家銀
帛二百匹兩後謚曰文靖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七